

道

玉書庭全集卷四

聖恩所被 臨川丘兆麟著

晉鯉入境交代疏

疏 奏爲交代恭謝

天恩事 臣原任太僕寺添註少卿於天啓六年七

月奉兵部劄付前往南直隸應天鳳陽等處

催僱馬價事竣便道過里方欲藉是爲林壑

終焉之計乃忽於本年二月奉

旨陞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等處地
方兼提督軍務吏部備咨到臣臣謹望
闕叩頭謝...
恩於四月廿七徑赴河南接受前撫臣所送...
勅諭...
符驗旗牌關防蒞任管事伏念臣叨

聖恩中州爲臣原巡方所關歷之地今復蒙
任使敢不益加恭慎汲汲乎於吏治民生而圖之

時兩河久旱歲幾不登而忽降甘霖原隰霑
漑乃不先不後卽適與臣入境之日相值臣
實有天幸得藉是地方有年百姓有天以餘
議所以爲理臣今初任不敢猝以臆對總容
臣次第入

告臣無任感戴

天恩激切屏營之至

崇禎元年五月初二日具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

鄭世子建祠疏

題爲公舉

賢王建祠立碑以維世風事據河內縣人崔士
恂等稟前事內稱

鄭府賢世子讓國辭榮樂居畎畝賢踰河間德
邁東平幽棲田園恩活萬姓恂等誠恐湮沒
乞申兩院轉爲題

請建祠立碑流芳百代乃其學絕天人竒探丘索

開八荒之眼界闢萬古之心胸趣遠地偏神
定境異樵童牧豎鷗狎不驚田父村姬鹿游
與共故鄉之人尸祝而社稷之聚族而謀欲
就其結廬之區鳩工構祠固無事公家半縉
民間纖貲惟徼藉

皇綸爲山靈生色若夫春秋禋祀卽照境內先賢
事例動支懷慶祭祀銀兩議定祭品於丁祭
次日委府學教授往祭之而歸其胙於端清

之後裔是又地方官景仰前賢之誼所關風
化匪細乞本院俯順輿情具題請
賜額名并頒祀典等因具呈蒙批仰布政司會同
提學查報依准學道牒稱該本道看得

鄭世子高一往之風略三傳之序藐千乘而不
藩封如脫屣荷鋤混世寧欲忘機以自全閉門
著書庶幾爲善之最樂不媿茹芝之隱同符

聖居堯

採藥之行人謂骨帶仙風高視千崖之表詎

意心存

聖制默成一代之全乃知辭遠遊而就箠默良有
以也牒呈到司該本司看得

鄭世子生時

帝之胄得聖之清靈根不與凡同夙慧寔由天授
聞其風咸欲興起景其德恨不躬逢在世主
忘情國土何有二神之蒸嘗在人心好乘

懿欲伸千秋之俎豆查

神廟時業爲榭坊邸第以寵異之矣茲士民景仰
芳蹤謀爲祠祀欲立坊碑須被之以

皇綸而後可以永垂不朽此士庶諄乞代爲題
請者也應用錢糧聽士民便無煩公帑似宜准從
等具呈到臣臣會同河南巡按張看得

鄭世子載堉謚端清天與仁愛性賦溫良樂田
園而學稼穡隱山林以希聖賢恬讓高節允

矣千秋山斗博雅粹品卓然百禩型模茲士
 庶之陳乞欲祠碑之追崇生前已荷良樂由
 旌榮身後宜膺
 特眷既經該司道查明具呈前來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禮部再議
 題覆施行

崇禎元年七月具題奉

吉禮部知道

印以臣

新任行有地方事宜疏

奏爲微臣新任行有地方事宜敢藉

聖明勅裁以益堅吏民信從事蓋臣旣感憤時事
戢影山林二年以來一字一僕不至長安何
敢更萌仕進之念伏遇

皇上聖神龍飛闡幽錄細卽以臣至愚極陋亦得
拔之田野之間躋之節鉞之上故臣感激報
稱自倍常情然竊念臣所督撫乃係天下腹

心之地山陝礦回之賊出沒無常齊魯漸染
之妖煽搖時有而又南北兩河從來自傳有
呈上三窟自容百足不僵之大姦惡名曰通家又
名曰捧樵手鋼圈手八府串通千人糾合平
空不難詐財于平民白晝併可殺人於都市
望聞大姦大詐大盜大窩俱出此中此其惡習之
在民風也至於吏治則尤可恨錢糧以詭派
私派爲常事火耗以加一加二爲通行而更

以添許多里長公直老人經催櫃頭之名曰添
一人卽如添一鬼設一法無異設一坑有司
如豪旣爲狐虎之假有司如懦遂爲貓鼠之
眠甚至法令之頒承行頑梗有司惰窳事情
大如賊情人命亦有數年不結之招事件重
如

明旨部咨併有故紙相視之意如是地方利何繇
興害何繇除

國家緊要錢糧關切事宜何繇了此其惡習在
吏治也臣甚有慨於中而偶以昔日之巡方
復爲今日之秉鉞諸凡情弊頗悉其詳而又
時讀邸報每見諸臺省條陳凡於吏治民生
未嘗不痛哭流涕言之卽如
皇上生長

深宮亦備知百姓之艱難每

加意閭閻之疾苦而况乎有地方之責者如之

何而可漠然於是故臣到任十日之後卽咨
諏司道採訪士民而又是時幸逢按臣張
同任更與臣同心凡事與之商訂而見識每
在臣先臣緣是卽得其所爲事宜之要而敬
舉行之其目有三其一爲查火耗先是舊撫
臣於火耗一事未嘗不諄切嚴禁而稽核不
親科歛如故故臣特專委其查核於各府之
推官每州縣先令其親至較定法馬訂正收

簿革去其老人里長經催櫃頭等役又大張
告示於州縣之門一任小民自封自兌若有
重收許令告稟自是推官或旬一至月一至
仍出其不意弔取櫃封查對如不改絃不時
揭報以聽臣不時之叅處推官如有容隱不
報或怠玩不親行頻行而反令臣於他處詢
知之風聞之則推官之叅處亦如州縣故臣
於各屬佐貳首領之署印驅逐劣報頗多而

叅糾與按臣鹽臣共此七人此臣於地方查
火耗之大略也其一爲查保甲先是地方
盜賊緝姦宄人人未嘗不知保甲之當行而
卒未嘗行卽行而不悉其所以行亦猶之不
行也而臣則獨專責於本府之知府先令其
於各屬創立煙火一冊其冊中詳分各鄉各
里各鎮各村一村各編十甲爲一保一保爲
一牌牌上各家詳註屋宇之茅瓦田地之多

寡生業之耕讀人口之有無務令無漏而至
於一月之終則令鄉約各一里而詳註之盜
賊有無邪教通家有無面生歹人流棍存住
有無一家失事十家救護有無各鄉約每一
月類送其冊於縣縣卽送府府亦一月類送
其冊於臣而臣因得以計其勤惰功罪善惡
而賞罰之卽一保之中擇其壯丁合而操練
名曰鄉兵以示寓兵於農無俟餉而兵自足
之意於是臣受事一月卽有祥符縣知縣吳
柔思緝拿攷教談三省等蓋山東蓮賊餘孽
逃入兩河愚民每被其惑故三省等遂有七
月二十二日四門搶入省城之約百姓洶洶
當被本夥趙世耕出首故吳知縣得以先時
縛之而奏曲突徙薪之功嗣是而西華縣徐
自仁等睢州朱炳南等滎陽趙金斗亦次第
就擒現在審奪議重治其首而解散其餘而

此外棒捶鋼圈手之緝治亦稱是卽於臣本衙門承差之不循法而有害於地方者亦不之護一時爲臣汰去已六十餘人拏寃七人此臣於地方查保甲之大略也其一爲查事件先是中州司道府縣事多不卽審結卽前所謂有數年不結之人命賊情故紙相視之

部咨

明旨而至於第民控訴之狀詞逐日應行之牌票

則益復束閣置之故姦宄是以得藉爲容隱情弊是以得因之橫生臣甚恨之於是創立循環比簿合司道府廳州縣每兩月而一比之簿內備載其職掌如各項錢糧驛遞保甲鄉兵積穀開荒興利革弊等事與原限日期初比不完吏書重責仍自改立其限再比不完官認過三比不完聽叅處於是各屬始無十日不報之人命賊情八分不完之各項錢

糧經年不結之新舊事件此臣於地方查完
事件之大略也而至於奉

旨嚴禁私派懲貪痛革佐貳首領不得署印受狀
平估物值盡除官價以恤舖行杜絕需索嚴
查扣剋以甦驛遞臣得以徑行又不敢併以
之上瀆

宸嚴者顧地方之事不難其勤於始而患其怠於
終諸吏民之情不貴其貌相承而病其心相

背故敢一乞

皇上之

勅裁三事果爲臣一得之愚務令兩河諸吏民始
終確守而表裏奉行如令容臣不時薦揚之
不如令容臣不時叅劾之而無拘舊例則庶
紀綱飭而人心惕網繆預而牖戶安其所關
於

皇上腹心緊要之地非淺也文臣所言地方事款

王書府全集
卷之四
十三
皇上不得不詳稍踰格限併望
聖慈垂察

臣等伏以
不暇令容司不測余故
參部中而素更奉亦故
陳錄三律果為一弊之愚
皇上

彰衛懷三府屬照舊改折錢糧
題為民生凋瘵堪憐輸納本色惟艱懇乞
聖明准復舊例以甦子遺以裕

國計事據河南布政使司呈蒙臣批據懷慶彰
德衛輝三府屬百姓趙九昇等告稱竊照太
倉折色從來相沿去年戶部奏將臨河夾漈
州縣應解太倉京邊改納本色運交天津在

四部議為
臣等伏以

國豈不爲民非欲槩及於荒旱游加之地在

明旨念

國儲更念民情亦聽權宜於上下無害之規如
三府居遠河干勢難水運且又地磽土瘠艱
難已倍於他方力禱途衝竭蹶莫辭於終歲
去冬不雪二麥之入幾何徂秋亢暘顆粒之
收無望見今麥種未播斗米百錢卽折色常
供已悲皮盡肉枯矧本色取盈立見獸驚鳥

散此亦軍食與民生兩病之道可爲蒿目者
也伏乞本院軫念民瘼特爲具疏轉

請復舊折色以救三府萬民之命等情蒙批仰布
政司查報又蒙本院批據鄉官楊嗣修張鏡
心郭澆等舉貢崔錫胤等生員鄒士異等各
具呈俱蒙批仰布政司併查速報蒙此又據
本司經歷司呈抄蒙巡按河南監察張御史
批據鄉紳士民各呈告前情蒙批布政司查

報抄呈到司已經移文守巡河北道會議去
後今准回稱該兩道會看得太倉錢糧乃爲
邊軍之急需亦關億兆之命脈從來派徵折
色萬姓樂輸

國儲充裕此在主計之籌畫誠爲經久可行之
便也緣奉

明旨瀕河二百里以內改輸本色雖一時之權宜
以急軍儲然亦未嘗不軫民艱而強以必從

也乃部議方下民心驚惶洶洶思逃蓋皮肉
已盡其情其景萬萬不可如何且河北地多
沙石一值旱荒收成無望本色難於出辦况
復迂遠轉輸陪費溢額出納難於盤剝而懷
慶南去黃河二百餘里波濤洶險渡者色變
責之轉輸大有可虞彰衛衝繁之地疲困已
極疊罹災祲本色旣無出辦必持銀覓糴於
他方他方駟僮勢必乘我之急故騰其價是

益添其陪苦今本折利害無如從輿情以順
民便可耳且以小灘例言之地方只備粟米
而運船與人則各衛旗甲在焉正米之外又
有耗米耗米之外又有盤剝等項之費苦尚
難支今解本色載運之船拽船之人交割衙
門各項使費俱未言及此草草以應目前之
局不顧日後之患借曰折色可潤汙吏之囊
其法宜更而本色獨不可資貪官之壑耶近
見臺省中亦言之詳矣兩道蒿目焦思稽之
民情揆之時勢亟爲具

題將太倉照舊起解折色庶在下速解倒懸之
苦在上永獲軍餉之濟誠爲萬世之長策等
因備咨到司該本司看得太倉京邊錢糧中
州之納折色其來已久民習而安昨緣榆關
缺餉截漕之外又令河北府屬磁汲河濟等
一十六州縣改納本色但起運腳價人工盤

王書成全集
卷之四
七
剥載運之船拽船之人及席草鋪墊使用之
費槩未之議若俱責之民運將有一石而費
數倍者民已遑遑議其難行矣然猶冀豐收
米價未騰尚爲易辦去歲太行山水暴發河
北廬舍衝塌田禾爲沼其賣妻鬻子之狀不
可聞且見也今春夏旱魃肆虐禾稼盡槁七
月始雨豈能有成夫本色若本地歲熟可供
今必齎銀於他方陪苦更倍柰何以愁苦轉

移之民而重困之也况懷慶屬縣多出二百
里之外又在應豁免之例而亦誤及之又爲
可憐耳此三府士民奔告本院涕泣嗚咽不
容已也今經兩道會議呈乞具

題將應解太倉錢糧照舊改納折色庶小民不
至解體而軍需不致耽延等因具呈到臣該
臣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張 看得中州
邇來差繁賦重民生有向隅之悲若太倉京

邊徵解折色民習相安忽更河北十六州縣
運納本色以故士民驚惶且漕米各有舊額
小灘兌軍臨德本色亦係每年攜銀彼處買
納豈非以中州水運不便本處出米維艱之
故哉然小民亦已有蕩產傾家之累解官已
有赴湯蹈火之難而今復加以運納天津是
愈重其困然何以彼時不行

題免漕其由來誠以去年戶部有夾河二百里
之內改輸米麥之議而逆璫主之故當時不
敢爭辯不得不姑應而姑從之乃今幸逢

聖明當陽民隱動念頻渙

德音臣等受寄一方一方利病不啻痛癢在身又
何嫌何疑而不爲百姓一

請命乎蓋改納本色在懷慶彰德二府則二百里
遠去河干在衛輝府卽汲縣近水而他屬亦
遠若令從陸般運卽米未出門而脚價費已

不貲卽河運之苦益不可言陸處之民不學
操舟船隻之造非經年可辦一旦猝責之涉
洪濤乘巨浪人米俱不無可虞而船料之無
處可買脚價之無項可出又且無論况又兼
音至三郡連年水旱不常今年二麥無收併折
色尚有求

獨之控况本色乎儻不俯從民便則惟有挾銀天
津糴買囑省之人被其措勒倍加價值一不
便也彼中姦民鑽立官商歇家名色任意漁
肉二不便也衙門胥役需索常例百計誅求
三不便也般運脚價驪揚夫役千般刁蹬四
不便也賃房困倉席葦鋪墊五不便也如是
則二十鍾併不能致一石值茲哀鴻載道半
菽不飽三府之民非死則逃豈有幸哉且細

繹

先帝兩求妥當之

明旨未嘗不軫念民瘼况部議河南山東原在預
計之外而近日山東已從科臣王猷之

請許其仍舊解入太倉則三郡與山東事同一體
不宜視其異同故臣等於地方酌時勢之難

痛民之艱謹席橐待罪爲茲子黎

請命伏冀

聖慈軫恤萬民之生

特免一路之哭

勅下戶部將彰衛懷三府原額太倉照舊改色起

解完納下不累民上不虧

國未始不兩便者地方幸甚

崇禎元年九月初九兵題奉

旨戶部確查舊河具奏

五月丙辰其選奉

國未敢不兩對皆此大幸甚

翰宗降下不累其土不

博下可暗維漳濟鄭三劫取爵太舍照書如色

慶賀疏

奏為慶

賀事伏以

宣聰作后顯承恢謨烈之光

惟聖盡倫齊治舉惇庸之大建極聯輝乎

華萼

命章仰賁於

椒塗壺教始尊等彝攸叙恭惟

皇帝陛下

剛中出震

健正乘乾

魁柄獨持陰翳立消於見睨

衡璣總攬庶明悉整於同風

渙汗則

雲藻輝煌鍾王不數

泰交而

天顏和悅

堯舜同符猶勵朝倦夕惕之

衷務奏外攘內安之績

恩已覃於海內禮尤重乎

宮闈謂

懿安皇后陛下

哲映蟾流

厚同鼇奠

綏成福履宏扶踈樛木之陰

贊翼

起居杜宵小假叢之變七年

龍馭忽莫挽其遐升萬世

鴻基實恬貽於

內德薦膺

寶冊特表

徽音

兄皇歆

有弟之榮臣子仰

克君之度芳遺圖史頌起幅幘臣叨任外僚恭逢

盛事望鶴行於

闕下勢阻鳧趨引燕臆於雲端言颺虎拜伏願

皇緝熙敬止

受福來方萬國

舞于羽於兩階

聖業登三而邁五

集共球乎萬國

皇圖法地而則

天臣無任瞻

天仰

聖歡忭踴躍之至除遵式恭具

賀表差官齋赴禮部轉

進外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崇禎元年九月具奏奉

旨禮部知道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重

詔典事照得今歲又當考察京職之期臣備員四

品例應自陳伏念臣猥以樗材謬登仕路行

聖用人五載御史六年初差巡按中土再差督餉

川湖至天啓六年乃以資俸之最深得叨問

卿之量移時值姦璫竊柄虐熖炙人臣是以

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重

詔典事照得今歲又當考察京職之期臣備員四

品例應自陳伏念臣猥以樗材謬登仕路行

聖用人五載御史六年初差巡按中土再差督餉

川湖至天啓六年乃以資俸之最深得叨問

卿之量移時值姦璫竊柄虐熖炙人臣是以

假本衙門催償馬價之差便道抵里以爲林
壑終焉之計所幸
聖明御宇小往大來於世道爲泰於正人爲升卽
謝劣如臣亦得以叨冒
聖恩鎮撫中土自分生平榮遇已極一身捐糜敢
辭蓋自臣履任九閱月以來無日無夜不殫
竭駑鈍以酬

皇上之知遇顧心雖無窮而力則有限况中州爲

國家腹心重地天下車書通衢驛傳蟻聚

宗藩棊布兼以年來賦餉重加黔黎皮肉已盡

災荒疊見間閭逃散頻聞卽極意察吏安民

而聞見有及不及卽再三申飭革火耗行保

甲練鄉兵而奉行有善不善卽小康粗見而

至治未臻其何以副

皇上平臺召對

大內宵旰閔閔皇皇之心乎當此彰輝大公之目

王書成全集卷之四
大內正臣自密引退之時伏乞

皇上軫念重地俯鑒臣愚將臣亟

賜罷免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庶進退得宜而撫綏

有賴矣

崇禎二年正月十五日具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

免裁磁營兵餉疏

題爲通查遼左缺餉之因略陳兵馬可裁之狀

仰祈

聖鑒用備未圖事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准

戶部咨該本部題議裁汰恒山磁州東兗新

兵移餉供邊其略曰磁州新兵留用河南銀

七萬三千六百兩又曰真定恒山營之新兵

河南磁州營之新兵山東東兗營之新兵非

戰非守止備應援然亦久不征調矣將領居
爲奇貨各兵視爲恒產而當事者徒以難於
解散爲辭夫難於解散是矣儻遼事旣平新
餉停止亦將日解散之難而別作設慮以充
餉乎等因題奉

題奉

聖旨云云移咨到臣該臣議照敵氛未靖闕餉不
敷致勤

皇上宵旰俯允督師袁崇煥之議裁汰各處留餉
備援之兵而併及於河南之磁州臣遠計督
師之捉襟復體大司農之仰屋苟可移緩就
急自不待再計然今據各司道查報磁州之
兵實有不同於他鎮者何也除前屯免抽扣
三項所留五萬餘兩爲磁州餉者業已盡數
解還旣解還矣餉還固應兵撤而磁之所以
得無兵而有兵者以原任各撫臣熟計在戶

部雖已取還原餉矣而在兵部則無日不咨
整槩卽在山海雖緩檄征調矣而在本地地方
無時不資防護於是爲無可奈何之計半移
各州縣之民兵而爲兵原非添設之新兵也
半扣各州縣民兵之工食而爲餉原非分用
之新餉也今若一併議裁則州縣旣無民壯
磁省復無一兵且無論壯勢

神京策應山海備禦今日插酋鴈門紫荆等關
之闌入而本省爲

皇上中原心腹之地假如復有前日霍丘盧氏之
擾何以應之卽謂

朝廷之大正不可不慮一隅之未靖然臣謂
封疆之遙可無慮乎一隅之未靖故各處督

朝廷之大正不可不慮一隅之未靖故各處督
充之地何得輕議撤兵且地方之兵今日裁
之甚易而當日創之甚難有營房有器械有

王書庭全集卷之二
材官勇士裁則盡裁不無可惜况磁州又非
他鎮可比止有原州縣五萬之工食養此數
千之民兵裁無可裁撤無可撤者乎在督師
居邊言邊止計及於一隅在大司馬則當總
計天下之大在戶部爲餉言餉止計及於一

時在

皇上則當遠規萬世之安無徒止恡五萬之金而
致貽封疆之害他日有事一兵不存一械不
備上無以應大司馬之徵發下無以壯地方
中原腹心之聲援則所恡甚少而所害甚多
無謂臣今日不言也

家

念

無時可今日不...

中氣則必之...

職上無以...

代王家宰弘庭先生作

疏

題為用人為臣執職掌臣敬舉今日當用之

人以祈平文章...

聖鑒以弘...

聖治事竊念臣叨...

聖恩拔置冢卿半載以來每遇

皇上赫然大阿自操用賢弗及去惡務盡之故而

皇土臣因得以循職補過少這曠官之罪然猶有
望恩一事不釋於心以

盛明之世無賢不用獨有一人未用爲原任南京
國子監祭酒湯賓尹其人賓尹臣戊戌科房
師也生平文章氣節大爲時輩所師而識力
尤特當天下一趨附東林淮撫李三才如流水
之日而賓尹獨抑之於早卽臣一時同志敢
以白簡障狂瀾徒手撩虎鬚賓尹贊成之力

不少但以其官爲詞林未嘗抗疏故人盡
見其侃毅之跡而其寔賓尹語言文字所謂
口誅筆伐殛奸雄於旣死傲亂賊於將來至
今流傳於人間者其曲突徙薪之功原未減
乎焦頭爛額者也賓尹惟是羣奸嫉之始有
庚戌隔房搜中韓敬之謗始有辛亥不謹詞
林二百餘年所未有之處然人心不死公道

尚存至丁巳蒙

皇祖下九卿科道會勘成謂會元係兩主考十八房
公裁狀元係

皇祖親點有何弊竇既蒙

皇祖特

恩昭雪又天啓元年復經原任雲南道御史丘薦

舉而

皇上亦不靳該部酌量起用之旨是宜嫉賓尹者
無所藉以爲詞沈賓尹者無所借以爲端無

柰羣奸年來之盤踞要津何也卽一時老成

名宿之羅擯斥者不止賓尹一人而賓尹獨

甚今遇

皇上憤然更始凡屬東林之党無不擯斥不附東

林之賢無不擢用至如賓尹無論文章經濟

虛爲歐柳出爲范韓卽其抑東林於早固功

之首也而獨令久錮

聖世不得一揭覆盆而見

王書成全集
卷四
天日臣甚惜之他人或不悉賓尹之慨而臣固以
弟子知師臣如不言誰當言者他人或不居
用人之職而臣更以天官掄才臣如不舉誰
當舉者是其有本之學固無官不可以自効
且生平一段直口摧奸熱腸砥世不應當公
道大明之日而獨使之泯滅無稱臣是以不
避斧鉞謹披瀝於

皇上之前伏乞

皇上垂念邊疆多事需才正殷卽將賓尹

勅下臣部議用庶

朝有盛典野無遺賢未必無裨於

聖治之萬一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會審得

食手中

腕間物

天日

命文

聖治

棘下

星七

玉書庭全集卷之一

臨川毛伯仁兆麟著

按豫仁言

開封府祥符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謀殺人造意斬罪一名劉成

會審得劉成以乞兒仰生活于粥廠口裡既幸有
食手中又欲有錢其與小黑子商而謀取諸兒手
腕間物誠有然者然取即取耳小兒何必識人而

亦欲斃之以滅口耶嗟乎止一一錢四分之手獨
何處不可得而必欲殺一人以取又殺一人以抵
小人之惡而愚殊可恨殊可矜固若此顧范刑厯
獨爲之致駁謂東華門陶一之撞見止報黑子未
嘗及劉成也手鐸之起止起黑子而劉成之鐸所
起于張林者已鎔化也事繇小黑子十九事繇劉
成者十一今黑子已死成似可寬三十餘年之獄
雖成案亦不可不發一審乎該道再一勘報

一起故殺斬罪一名韓應登

會審得此案翻駁至再然究而言之韓應登之在
龐孟春奚爲夤夜在此以不與麥之恨復欲立賊
盜殺人放火之威是夜火起固龐孟春之爲也當
時韓家父子心亦慮此固應偵之有人偵而趕趕
而獲獲而毆毆而甚勢所必然第未知孟春屍從
火中起者是自孟春避毆竄入是自應登惡惡丟
去也自孟春竄入于應登法當得寬自應登丟去

于應登法亦難辟何也庄上也積聚倉廩財物豈
止田野孟春以兩次刺配之賊夤夜入人家故燒房

崖豈曰

死擬應登固有強盜拒捕殺死之律應登固

不應至土多年至今皤然一老爲之一議未始非皇仁

解網之一端也該道酌之以報

一起故殺斬罪一名張秋

會審得張秋之招強姦兼殺痛貞婦之香魂則咸

欲啖淫夫之委肉何必爲之致疑顧招情鶻突諸

獄糊塗則未有如此獄也何也張秋之緝黑夜豈

有證起出豈有賊乎問隣人孫氏則止曰聽聞問

李守福呈稟則止曰查知何一夜之間到崔家到

楊家到王家羈留固已幾處又何暇而爲強姦之

事何斗筭之量飲崔酒飲楊酒飲王酒酪酏當已

如泥又何能而逞強姦之力高一位李進孝張縣

弟共飲酒之人也豈共行姦之人乎小綿襖血污

之證弟見於本屍之房豈起於張秋之房乎且屍

在井中地方于根何以隨卽尋見死後丟井何以
腹響手縋如此數端從來讞者並未致詰徒以拮
楊威偈本人之認一筆載定百口莫移尚難使明
眼人不覷也發該道細心詢之孫氏于根是緊要
人也并提一質之確報

一起謀殺人從而加功絞罪一名張自知

會審得張自知爲畢家傭奴而從其則畢氏堂弟
也從其於本照有謗姦之根自知於本照亦有逼

褲之嫌從其于是知自知可用也燒酒之飲槐下
之商從其無時不以殺本照爲事計自知斯時卽
欲不從從其之命而有不可得者是自知雖下手
而從其則主使也律有主使首下手從之說絞從
其而配自知亦足以償老傭矣原擬二人俱辟不
亦苛乎今從其已斃自知應改未可以繇人提掇
之傭併付一縲也該道確之以報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名田應冬

會審得王立被逐之恨不減于應冬借船不與之恨也安見繆科一身八十一處之傷立能袖手不從致命處用也况立與科有主傭之分其罪宜深寇進田有德等皆立所呼其手更衆范刑廳謂王立爲下手謂應冬爲元謀非無見也夫應冬止爲元謀則罪不應辟而又值寇進事斃則卽不元謀而亦不應辟網開一面合廳府道皆曰可斯可矣該道審確招報

一人一起故屏去人服至死者絞罪一名李良臣會審得郭孟冬之凍死也前後皆歸獄於李良臣之一人然凍繇剝衣剝衣繇噉賭當賭之日非獨良臣一人也有張元松共在局中焉二人旣同賭則二人共分賭物招所稱爲銀錢衣帽件數頗多寧必一一盡歸臣手也孟冬之凍寧必的的獨爲臣致也且人旣傾橐而賭方推之不去奈何相國寺之赤體復拉之使回天下固有一種人不顧穿

不顧吃不顧凍餓而專好賭者倘孟冬爲氣骨之所犯則良臣之留宿日供其食拉回心虞其寒死於我殞力襄其暴露猶有密友周卹之風焉不應反以其叩頭賠禮之嚙語遂枉良臣一段周折之苦心也且叩頭賠禮人死其家慮其架騙亦所應有孟冬無賴好嫖好賭自委溝壑難更尤人此段情踪當亦仁人之所務白也又招情所不可解者如人以凍死又曰發熱二日夫曰發熱則是熱死非寒死也寒之症爲僵爲顛熱之症爲疫爲瘟死之症佐不明則抵之案招難定自不可不一勘破也已經踈枷該道覆確招報

一起原擬私鑄銅錢絞罪今改擬爲從軍罪
收贖一名馬得義

會審得據寺據院據道則馬得義存三可出矣在寺則曰年老其人已七十有四也在前院則曰爲從輕扞文網當與殺人強盜殊科也在該道則曰

雙盲癡疾近死不足復繩以法也馬得義挾此三
可出如之何而不出之該道再確招報

一起有名無祿宗犯問擬故殺斬罪奏請定
奪一名勤 鰲

會審得勤鰲一案屢駁屢出亦屢駁屢入總之棄
屍非無屍一言近是况跪央有盧氏灌救有張氏
婦人之言豈有文飾覓人有裴滿圍共擡有魏國
任親暱之口尚曰陷誣故長志之冤死屍證不足
而人證有餘非曰殺人抵罪遂不可問之無定之
邊骨也第其中微有可辯者一使喚奴耳有甚嫌
韶足戀一使喚奴耳爲甚雇覓不從旣愛其色不
應遂殞其身旣擡之圍不應復丟之水尚湏悉其
起之之因與夫毆之之手倘有他因別手則本宗
之招尚未定也按察司再一確報

一起發掘墳塚開棺見屍爲從者奏請定奪

一名朝 輕

會審得朝齏一案前後閱之使人憤憤蓋齏曾祖安泐之墓塋已多歷年所又在空僻去處其子若孫歲時祭掃似若不甚加意烏識其中金冠玉帶戒指手鐲件數哉事不由乎告發報第本於賊羣却恠前後問官並不曾發一言從墓相驗果窆土否果開棺否果屍骸顛越于中碑銘藏載于內否將軍之墓石槨旣固馬鬣復高始掘招載止係朝齏等四人恐四人之手脚鋤鏹未足以發滕公之石槨出茂陵之金碗也且本墓未經勘驗何以成招玉帶金冠原無籍載原非如盜財事至開有失單何由知其的爲墓中之物故同派朝齏具呈到縣不過曰賊物尚多尚多者從耳孫以揣度上世意其多豈能實數何者多也初招敘列止曰朝齏將墓用土自己掩塞原未經官驗明既未經官驗明尚未知墓之開與未開又何知金冠玉帶等物又何知爲朝齏等人也今自海民旺雖死而同宗

朝韓朝囂尚在要湏起九泉而問之不可遂枉一
孤宗也按察司確報未聞及所載金家王帶等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名劉守舟
會審得小得存之死先坐劉舟後坐劉國英已而
又坐劉舟詳所駁讞不啻詳矣不能詳載卽就各
讞所開國英緊要處而質之謂小李小之攀兄爲
兄不送飯欲饑死伊之故夫兄弟天性也小李小
法不至死卽持三尺者雖有桁楊接摺猶不及之
試問的親兄所汲汲而欲饑死之者何心所以欲
餓死之者何故非畏其口吐作事之真情則畏其
遍洩爲內官弟所以營脫之行徑乎故此一案謂
小得存之死不由國英吾斯之未能信據王祥符
初招謂國英與得存有非言罵妹讎恨然竟不載
非言何言想是姦是淫始爲非始可恨耳試剖悉
此根源而國英之謀殺得存已覺十真有七八何
也得存何人倩挾氈包係國英之母劉氏也得存

何人同往端禮門王瓢子所親見而報知得存况
係國英之弟小李小也一得存耳倩往爲國英之
母同行爲國英之弟豈非以妹出入王宮非言相
加恐扞禁網故母子兄弟共謀而成此圈套行此
兇毒乎若劉舟國英僕也卽使其下手應亦由國
英使之小李小喚之今一旦出其主而入其僕怨
其首而苛其從殆未可爲得情也卽萬萬國英不
然而前招所定爲小劉孫元謀兼下手者已死劉
舟以不應死之人擬以不至死之罪了此一局足
矣痴奴拙口慎毋枉之已經踈枷該道再一確勘
招報

一起強盜得財斬罪一名呂二回子
會審得王大臣家之盜招載其出入皆由後之墻
窟不由門而由墻不從前而從後將無竊乎且事
主何以不告而待盜夥之自首也且盜夥之首又
何以云不實不盡也呂二回子之賊後有挾取船

資之辯船資云何原銀七錢起獲止得三錢云何
上盜之情全以賈化龍之口爲憑乃賈化龍又云
呂二同謀而不上盜云何此一案之盜強情旣涉
于未著此一盜之賊盜賊併介于不明議獄緩死
往者旣不可諫現在猶可復酌乎應與該道共商
之以至於確也踈枷再勘招報

英祇一起強姦絞罪一名杜少美

會審得強姦可恨必其淫污及於足不出閨門之

一起原擬夫毆妻至死絞罪駁問改擬妻

因毆罵夫母而夫擅殺死者杖罪一名

王生兒

會審得王生兒夫婦新娶田野相鎰鎌柄甚輕卽
加數下不應重傷乃氏隨亦善歸果未重傷也後
以少婦恃嬌僵卧夫再罵之姑又扑之氣鬱志憤
宛轉仆跌遂使前傷加劇溘然以死事誠有之今

母爲子辯婦翁亦爲婿解嘲奴才羔子似得免于
一絞矣候明文行

一起豪勢之人強奪良家妻姦占絞罪一

名劉相相

會審得此獄初閱惡狀較然令人髮指數傳之後
遂失其本在子此以父首子則曰強占在彼以弟首
兄則曰縱姦天下公道至于父證子弟證兄極矣
而皆可信皆不可信則劉明相之獄將使誰定之

將定之以原告而原告又逃矣大抵中州之獄獨
繁迨至于鄧州而繁益甚僕謀主子毆父弟殺兄
妻縊夫兄娶弟婦父蒸嫁女人世萬萬不可有之
事竟爲此州所常有之事噫三綱淪九法斃吾何
以觀之哉姑候明文行人

內鄉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卑幼毆本宗小功兄死者斬罪一名

程國寶

卷之

作言

七

會審得程浩以功兄敦匠事利市之旌非重匠卽以重父也恠而不予更以不拜節壤而毆之先一磚後又一磚當諸要害浩有不立斃者乎當時行克與捉獲俱在白晝衆人屬目之地無甚幽隱難明直須斬耳何得容其饒舌乎但面審本犯貌果龍鍾該道再確勘報

一起毆毆殺人按罪一名楊應科

會審得楊應科之斃天_下載傷寥寥卽寥寥之

傷如顛門則謂掌又謂拳又謂跌如胸膛之傷則謂有又謂無又謂白色皎然爲錢知縣所親閱傷不甚多併不多之傷更屬惚恍以七十三歲之老人服勞戴苦何傷不有而况又當拉扯之際乎故應科之絞尚可議也卽不然因公事威逼人致死其律更確未可遂以衙役草草付一抵也至於原證馮九成在逃會審未由祇應踈枷發問耳該道勘報

浙川縣矜疑囚犯詞語

劉易一起毆斃本宗小功尊屬死者斬罪一
其幹更錄名王進卿而斃草草於中於此至然
會審得王進卿一案暮夜行覓杳然竟無一證所
執以爲證者惟從小甲宋得川董五姐取大一端
而已顧夜行乞火凡夜行者皆然安所卽據爲照
衣用也且乞火不用以燒屍而僅以燒衣何爲招
載卿持刀挾繩刀砍之而繩縛之然卿原往縣告

狀帶刀挾繩用非其物恐覓伏所坐亦未甚真也
天下未有一人敵一人勇力相當而生死若此之
相判者至於菜刀起諸窩中益自可笑曾見人家
菜刀有不置於鍋之相近處乎以此爲招轉覺無
謂且面審雙瞽愈宜踈柳按察司再一覆確招報
夫劉易一起毆斃殺人絞罪一名劉易

會審得劉易一案初檢傷甚寥寥以釵試毒其色
止青而青復見于唇吻之間及至二檢三檢乃始

加添多傷而銀釵之試則竟報體然純白矣是獄之初情反不足貴乎夫人之情至於母憐子妻傷夫極矣何母曰毒而妻曰病再汲汲于求和不少置也水之寒水之煖惟魚自知人命至於一婆一媳皆不自以爲真而讞者顧強真之刑罰豈有中者哉遍身之傷當兩人互毆之時不惟易有卽安亦有毆後服毒是爲易獨耳原情正法前招原別有所擬似應仍貴初耳踈枷發該道勘報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張進寶之案會審得張進寶本性原兇又逢子誑其持石而趕擊柴振也遂若秋風之加隕籜也然而究傷議抵子乎父乎卽進寶毆後跪與進食裝點自經然總無解於一抵矣但招載年已望八或可得援老議矜乎面審果老發該道審報

裕州矜疑囚犯詞語雖敢不矜不錄以矜疑會審於一起故殺斬罪一名柴海剛實亦其案

會審得柴剛與小王氏姦好而斬廷貴分其愛焉
飲其酒睡不得不讓瞞其睡妬不得不殺以故殺
坐剛固矣顧中大有可疑者細閱刺眼特拈出之
如剛之所據以爲殺貴者切瓜刀耳則分腰斷頸
亦足以使貴受用不盡而更有石棍之傷何爲豈
一刀之後剛又以石棍鞭其屍耶前後之斷此獄
者皆云此係陳傷則剛不用刀併謂石棍亦陳傷
耶件作從不聞有分別新傷陳傷者故殺之陳氏

既不同謀矣乃氏騎驢而呼陳實喫飯者欲幹何
事而何恰好爲剛擡屍之用殺人自我而擡屍倩
人卽兄不能得之弟而剛何以獨得之實且屋止
三間實在焉小五姐和尚兒在焉夫頭家在通衢
日西事當白晝殺人兇暴是何等事而實竟不知
始事而實不驚旣事而實不喊欲呼與共事而實
不避乃坐受其嚇甘受其雇實卽愚人豈應至是
至于屍已擡而復睡何其夢寢之安閑人旣去而

始追何其施爲之錯亂止一婦人之身耳一日之間又寄開兒女又放頓褲衣王機匠何親大王氏何處物件何爲碎碎分開踪蹟寧應處處呈露此皆疑端再四求之不得其解顧氏尚有一大主人翁焉曰李剛久出而不歸何故此一案必欲徹底稽參還應究問李剛細審白晝騎驢氏怵怵而呼陳寶喫飯者何事不此是求而遽以故殺專坐一赤貧之損夫亦大草草矣相應踈枷發道細問

是日龍巖神廟上時歸市途間兩人相遇故態復呈戲玉撲而跌鼻梁眼胞以至腎囊傷宜一一有之然此豈劉龍思慮之所及哉律有過失殺人等收贖之例劉龍或得一援此乎該道確之以報

一起闖毆殺人絞罪一名楚有槐

會審得楚有槐送鏟息忿而還以忿忿鏟背之用遂斃學兒果爾一絞以抵尚何足惜顧其一夥幼童拾柴割草於一處地上不止有槐學兒更有對

兒邦周非垂髻則黃口何知理法其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不知經幾伎倆安所定邦周先歸小對兒有槐學兒獨留也安所定學兒之死爲有槐之毆也招載學兒父陳得寧尚未知是有槐打死止告孤男被人打死之詞夫割草地去湯家寨不三里非甚遠也殺人大事一時哄動若出槐手豈有不知且詞曰被人父情何淡告語何鬆其曰小對兒卽歸報邦周則釁起邦周謂宜卽急急說明于尸父陳得寧之前矣何竟嘿嘿夫小對兒之口何足憑且對兒初見官亦未嘗一語扯及有槐也惟最後有槐案定始有邦周小對兒證見之說夫邦周又何足憑也以事中之人而證人申之事苟可以推人免已無所不爲夫於邦周旣不可以爲證於小對兒又不能堅其證止以莫須有之事遂加十五歲垂髻小兒大辟不太忍乎故本院謂楚有槐之案無證當列疑十五歲垂髻小兒卽有證當置

矜仍援過失傷人准收贖不亦情法兩全乎踈枷
該道再一確報大報不夫幾平姑本則謂焚百脉
起妻因姦同謀殺死親夫姦夫斬罪一各
賀彥寧同起姦婦凌遲處死一曰賀彥氏
會審得賀氏憎夫庸懦耽悞青春其逐日盼盼偵
淫士而與之黽也寧第一賀彥寧哉若不除去眼
前之人必竟作事不便故縊夫付火俱氏真情獨
其所報共事之人專舉彥寧爲可疑耳彥寧如真
氏之親暱氏必不告彥寧而真氏之所共事氏亦
必不告所告在此則所諱必在彼水寒水暖惟魚
自知還當從氏盡法鞫耳且彥寧所扯賀言年不
亦可疑乎當列燄薰天之際救牛救櫃救磨獨不
究一主人翁咄咄怪事故此一案賀氏之磔無疑
獨當于共事之人而再一覈之該道再行毋執成
心以爲近案不必更也招報不效蓋出于未報之
一起卑幼毆本宗小功尊屬死者斬罪一名

會審得朱應龍之死恤寺謂不必盡出于朱偉之
手代父擬抵情甚可原業已踈枷矣一斬之罪或
可活乎該道再確招報
通許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聞毆殺人絞罪一名張大化
會審得張大化因爭地界而毆傷秦朋蓋止知地
屬他人不免眼熱豈知毆加辱士未可手覓乎然
業已身在事中只此一擔已難挑矣何更而作鄭
朝萬之攘臂乎屠人操刀手慣殺人不難徃徃若
此一絞竟何足恤乎顧大化身投縲紲阻攔之事
非其與謀弟大貴之來無意相遭朝萬之傷未必
盡出其手證者張後見大貴之在逃欲事局之早
結拚此一箇附會上官或未可知且大化招載地
方鎖挈臨毆未見何人解縛以尚在縛之手而使
其再毆人固難狠以已犯事之身而令其再生事

固應灰大貴不獲大化之抵尚當議也况其父九
思身出監斃毆雖不在轍中死亦原非事外以事
斃他人不足於以事斃天網凡爲人子不免捨地
呼天而繼之以血固當諱也前院前寺俱著其端
於我之心亦不免於戚戚可無再發一勘乎疎枷
該道再確之以報

一起強盜得財斬罪一名劉加禎

會審得劉加禎強賊之案從來疑駁謂失主家不

富孤村矮屋無足煩強也謂失主父死在二十日
以後詞告剜眼檢驗無憑兇仗止棍死非登時也
謂失主始告止竊未云強也謂賊夥不多止五人
也此蓋統言之也至於劉加禎則賊夥姚自友且
稱未見矣賊止三件惟確錫壺若村刀鎗則原單
未載布袋則竟云未起矣是此一案統諸人而言
之未可云強摘加禎一人而言之併難語竊今除
諸人已死強與不强不必論獨一加禎子然爲賊

之晨星倘若悔錯於已死何可不詳情於尚生乎
該道再確招報

一起共毆人致死下手絞罪一名王八禮

會審得王禮作賊未甚而李三春竟揚其名刺之
比之使其生平不得比於齊民此傷心之恨也當
其逞兇跑走趕而毆之驗傷符合禮尚何辭於抵
乎顧三春人命有抵矣小二存獨非命乎曰晒曰
驚雖所死不同然由三春之跑進而死則一也計

禮等閑趕打其拳未必兇而因孩晒死其手固宜
重赤子倘亦上天生命則王禮之罪其分數或得
減乎今律有事中累斃之援夫累斃者而亦得援
矜豈致斃者而固不得議准耶試觀諸招俱於此
處忽却豈小二存獨非人之子耶該道再審招報

一起故殺斬罪一名鄭之強

會審得鄭之強十年作傭貼眠樓後名曰傭奴其
實郭氏夫也奈何之強少仍戀主郭氏老及跳槽

一則曰告耳則曰告而之強三分所鬻之尖刀始待時而發矣據傳令所審招中之詞之強口口招認淫惡羯奴人間世之青天白日尚有汝着眼處乎顧中有可疑者告之強而同行者仍一之強家人劉進思從主命而同往乃不由主命而徑歸進思徑歸矣殺氏之事又從誰證吾尚未知大剪崗殺人之屬何手也該道再確招報

一起闖毆殺人絞罪一名任道全

其年固宜

會審得元奎出家爲僧與俗恩怨必竟隔斷一層任道全何爲路逢戲謔已經陷鼻更復持冰狠下殺手此理之所不有也當時同行尚有任三剛三剛扯道全道全亦扯三剛問誰作證况三剛先遁呼人擡屍從師報信始終在場周旋惟一道全狐白搯之而自埋之道全卽愚不應至此且元奎不日氣未絕隔日始死乎道全何故自擡目送竟不畏其面質何也一廟之中有師父惠益一廟之外

有地方劉枝當元奎未絕有口可訴有手可寫而
竟不聞其一聲恨道全一語及道全除却本根不
問而更問枝問葉此理殊不可解也道全卽報遇
賊僧獲已免黑夜此事固應有之還常拘在三剛
與前同行潘惟一審踈柳該道確之以報
一一起謀殺人造意斬罪一名沈洪印同起從
會審得此一案前已批詳入洪王而出吳春元矣

顧細察之洪印旣與可法姦暱卽求皮不遂何猝
而生結果之謀計可法必因姦洪印而姦其妻故
吳春元井氏有姦之詞殆非無據也夫可法姦洪
印則可暱姦其妻則可恨恨而謀謀而殺一力不
足糾合吳王是爲近情耳不然洪印非有深恨吳
王豈能挑之以殺人且吳王亦無大嫌以殺可法
者至井氏與可法有姦何處可質井氏不從娘家
回來盤問洪印臭氣乎不從鍋裡探着燒毀氈子

乎倘非井氏與夫拂意何爲步步生疑井氏倘非
與可法有竇何爲事事關心若使洪印情鍾殺姦
則主使爲首止絞洪印一人足矣吳王卽加功而
爲從姑均以開一面或者非縱乎該道勘報
中牟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張思旺
會審得張思旺與士俊居恒似無深讎徒以賣樹
夾帳惡其專利而嚷之當是之時雖有子春之棍

毆倘無思旺之捧加則頭額無傷人免墮地毆士
俊卽至今存可也而其如思旺之性兇手辣何哉
思旺一絞固應無辭而前案亦有爲之駁者一曰
二人共犯罪而一人在逃見獲者稱逃者爲首若
無證佐則決其從罪一曰共毆之人執持兇器亦
有致命傷痕則發邊衛克軍今子春招載擊用柳
棍傷非不重况心知不重何以遠逃何以久逃試
揣子春避禍之惟恐不深則知思旺比律之尚有

王書庭全集
可議前列二款姑援其一以示好生或亦可乎該
道確之以報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名孟春芳
會審得孟春芳之獄從前駁審不帝再四然竟不
能脫然于所議之外者以前事由伊與春檜所興
後衆竟由伊與春檜所糾朱天增傷後朱世玉卽
扯住稟縣據現在之人成現在之案始終有難以
脫卸者然其實不然原招甚明人俱忽却蓋原招

曾載朱天增在飯店喫麵出門招聲孟三鼎先將
朱天增採住是首事由三鼎不由春芳也嗣是衆
人用棍亂打未倒春芳乃始用木棍槍從天增腦
後更打一下然亦一下耳雖當時吐出麵條然未
倒如故也惟最後孟三鼎用棍照天增太陽眉叢
腎囊等處連打幾下乃始曰傷重衆人在手夫以
衆人言則曰亂打亂打重乎一下重乎夫以三鼎
言則曰太陽眉叢腎囊連打幾下腦後一下重乎

太陽腎囊連打幾下重乎該道原招屢駁實有同心最後乃姑從衆議歸獄春芳春芳百口難辯有俛從三木耳本院謂原招如不真則已原招如真則此獄尚當一駁似宜擬三鼎不應擬春芳者該道確之以報

陽武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尊長毆本宗卑幼小功至死絞罪一名周邦仕

會審得周一江兄弟作惡無端周邦仕以服兄屢申忠告而不見聽返遭毒手焉右腿左膊兩俱打傷當得何罪而周邦仕既不告官能無報復耶呼子持棍出一江不意而擊之至於一擊再擊而遂死招成擬絞蓋亦有年而卒乃得恤寺之矜謂毆出有因謂老當釋今又閱二年所矣年滋深則老滋甚釋亦滋宜該道議之確報

原武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故殺斬罪一名斬明教

會審得斬明教一案夤夜殺死聶應元自出明教之手不必爲明教辯但律有夤夜入人家非姦卽盜殺死勿論之說應元夤夜之來姦耶盜耶明教以同院之人舉緝捉之事卽曰有心實非無故何也所殺之人不應而以夤夜不應而在其院中爲姦爲盜必當居一於此倘居一於此此舉卽與郭英父子同之可也卽不與同之亦可也卽與郭撫

民小薛兒同毆可也卽出明教獨毆亦可也倘律有可援刑應別議該道其再確之以報

一起兄毆弟妻至死以凡論絞罪一名周思

用

會審得周思用慣登博場所謂無賴少年也固宜其賴錢賴命無所不爲然弟婦李氏之死謂出其片時之手殊不可解李氏旣稱步往周宅不與不轎何爲惡疾思月旣與同行情非不歡若琴瑟何

爲而猝聽其兄之斃當場或可忍耐空房寧無後
言何爲到官一身擔承實由已毆毫無一詞怨尤
於其兄也且毆之所證止一朱大成然大成第謂
思用之棍尚在手也此愈不可解夫棍之在手止
可爲毆大仕之證豈可爲毆李氏之證耶李氏之
死必竟有因而的確下手未定何人豈邢周相角
之際二家婦女俱出所謂用身遮救不獨大仕妻
楊氏一人李氏亦在其中王氏亦在其中亂手所
加李氏適中其要害而斃耶倘非彼時二家婦女
俱出毆李氏之人何以又扯一王氏也此招不可
解處甚多自不可不駁一確的也該道勘報

一起受財故縱與囚同罪絞罪一名師長立
會審得解犯縱囚逃去卽以本犯應得之罪罪之
乃師長立所逃之自強絞尚未定則長立之絞亦
應未定也恤寺擬矜似覺非縱今再審更得其情
該道確之以報

封丘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夫毆妻至死絞罪一名劉世強其
會審得劉世強一獄屢審無異似絞抵非枉矣第
細衡當日之情事其夫妻反目也祇以小劉氏一
節然小劉氏與楊查子業已同居稱兄妹劉氏輒
欲成婚真夷虜事也世強不從猶知有禮也至於
世強欠債欲還自是丈夫節俠事而氏抵死不從
則瀆倫負義氏竟爲之強乃不勝憤懣逞於一擊
持義旣正而割愛復豪持三尺者應於此諒之律
有殺有罪妻得卽寬政况證佐云亾無從質對矣
或法無可貸而情有可疑者乎該道確之以報

延津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竊盜拒捕殺人斬罪一名宋大花
會審得宋大花之刺殺劉朝臣也劉朝臣業經面
質使大花不能出一語大花擬竊盜拒捕殺人斬
罪尚何說之詞顧招情散亂中亦有一二可疑者

王書庭全集卷之十一
如朝臣既云月下識認何爲又混說宋家爺兒告
詞何爲又混載父子四人大花二弟曰大茂三弟
曰大綦爺兒事實招申從未說起夫其所報之尸
既不真則所認之人益成錯且劉价初詞不又告
懷恨宿讎乎生平讎恨止有此人則殺時疑度遂
呼此人祇恐月下之認竟屬模糊卽臨時面質仍
泥前想耳且告云報讎而招成竊盜其義何稽夫
竊盜不當究賊乎賊未究何云盜盜未明何云捕
卽使大花殺人情真而招詞竟不清楚須應再發
一勘劉价所懷讎何讐所云宋家爺兒何爺大花
所告劉崇本何以至今不獲徹底求清必有復放
出一番光景者未可以近事遂付不必也按察司
確之以報

蘭陽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牛鳳岐

會審得牛鳳岐占地殺人只擬一絞有何虧負顧

人命之所證者傷也傷之所證者圍圓斜長與所
毆之具合也凡件作驗傷每至於一檢二檢三檢
而李之用之屍僅一檢而已然亦卽有所傷之圍
圓過多與兇器之鏃不合矣傷不合則毆不的毆
不的則人命不真在定此獄者方欲執屍二檢三
檢以至於無駁不檢以求一當而屍忽報沒于河
矣卽前後成招者有_{方地}干證可持之斷然從來斷
獄固未有不從傷證傷未有不從屍驗者缺此一
一大關鍵牛鳳岐之獄無乃爲疑獄乎卽奸人之
幸亦不可不一議也該道勘報

儀封縣矜疑囚犯語

一起尊長毆總麻畢幼至死絞罪一名劉

尚志

會審得劉尚德以侄毆叔故劉尚志卽以叔毆侄
試觀自成始終鬪場不聞開口動一手真是恂
恂文弱書生而尚志反擇而斃之耶一絞擬志夫

民今而後得反之也然元謀自辛以監斃助毆尚
仁以途斃情原尚志事起於護父爲應兵法援自
辛尚仁骸暴於路倉爲准抵仁義並用情法兩全
或不拂於平允乎該道確報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孟 雜

會審得孟維一案屢經審決無異詞矣顧招中情
景所云借本同行留飲發怒相毆言之有故而持
之成理者何人之口豈有鬼告豈有神輸不過據

本犯桁楊夏楚之下之口詞也從來無止據本犯
之口詞他無一證而遂擬大辟者具卽就其口詞
質之亦自難解如本平日歡然已結爲兄弟也云
何而更生讐隙如本深夜陶然已醉爲孟酌也云
何而忽鬪路途且旣云買糠帶斧何用旣云懇露
問驢何爲雜本姑妄言之以亂獄情今反實據之
以定辟案從來恐未有此王章也應發該道再招
報

禹州矜疑犯詞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名王三
俊

會審得王三俊之死雷教玄也其議抵非獨無屍
可檢且無姦可挾無命可斃也何也教玄母劉氏
不有告息之詞乎曰男以風疾出家去年內前疾
復發遊出不知去向存亡未卜教玄徒閔永成不
有初招乎曰見師趕會未回查知三俊等毆死夫
據母言則不知其子所死之由據徒言則卽知第
曰查得以白晝通衢所作驚天動地之事而竟無
的確證見之一人則誰謂管坡處有教玄之坐談
裏城柳家庄葦科內爲教玄之血髮也故曰教玄
併無命之可斃也且丁氏初招不載其逃娼乎旣
曰娼人人皆得而黷之何姦之可言又何姦之可
挾卽云挾之矣當小存兒呼人之際地方初自清
未來之時一道一娼胡不先逃而去而竟坐以待

其挾坐以待其毆萬不其然故曰教玄併無姦之
可挾也無命可斃無姦可挾無屍可檢而必強執
一人焉以議抵其抵也不殆於枉人乎哉小存兒
子也何得以證父祁自清事中也固宜其卸擔
閔永成何以告詞曰四十一年九月劉氏何以告
詞曰四十二年二月王田一同族過路之人不同
事而何以遂爲之擡送卽其告日之游移則知其
死情之恍惚故此一獄也非特可以列疑直當有

以議豁踈枷該道再一覆確招報

涪川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名李宜

智

會審得仝一學以青衿而被李氏兄弟之斃腦後
之磚係宜智的手宜智宜無辭於一絞矣但宣化
當先招載阻攔當其兇手共攢之際何得獨推爲
事外之人迨其由解途斃之身又何得不援爲事

中之歿卽全一學青衿可憐而李氏昆季宣德配
宣化死又使宣智絞則於律事斃准抵之說不相
刺謬乎宣智似有生機該道試再詢之可也招報
一起謀殺人從而加功絞罪一名李應科

會審得孟溱之毒揆所由來龍源爲祖篤志爲父
而應科爲子無祖則無父是源之罪甚於志也無
父則無子是志之罪甚於科也然讞者則又據律
矣源有別案志未加功所可引同謀下手惟一應
科也則應科不當絞乎哉乃鄭查盤更爲科致辯
謂證盜之夥龍源不乏其人何爲而獨毒一溱毒
情未明贓賄六兩州縣會審曾稱禁卒賂派賄情
未明楊天祿之證科辯謂舉首反獄係出讐口師
化順之證蘇尉氏審曰未見證情未明應科方挾
此三未明以曉曉中間情景不可不一再詢未可
以應死之囚重誣此無辜也該道再勘招報

一起姦夫斬罪一名張治業

會審得治業一案前後開載俱不清楚驗身之傷
倏青倏赤試釵之色倏白倏黑以爲毒而又有遍
身之傷鼻梁之折以爲毒發而又能行三十餘里
之路越三日之期何其無一定之折衷也然以理推
之楊大安旣重懲王氏之逃龍臺店內合家俱在
防衛必周何爲又令王氏獨往屋後而授治業之
信卽授治業之信矣一店之窄衆目眈眈何以能
令王氏擣鎚其信私置酒內而畀大安之餅且鄭
店不云沽酒五壺六人共飲乎哉衆人共其飲而
一人當其毒吾不謂然至大安路渴索茶歸遲宿
寺去旣衍衍歸亦徐徐並未一呈毒中艱苦之狀
不惟不呈艱苦之狀且飲鄰人王九賓之酒復進
二碗矣九賓曰好蘇豬指甲燒灰置酒可發棒瘡
咽喉之黑或者灰酒之色乎大安之死安知非棒
瘡之所致乎種種疑端李滄川與王刑廳列之於
前張恤寺駁之於後是不可不一詢之以求確案

已經踈枷該道細之詳之招報

鄂陵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故殺斬罪一名張永寧

會審得張永寧欠糧不完卽赴官止是比責何如
殺人便撻刀俎乎然永寧謀此則工而謀彼則拙
何也半夜舉事石磨再加而宗順之頭顱固不足
供永寧之破碎矣永寧不議斬是必如何而後議
斬乎但年已近八援老有例於會審時驗之果龍

鍾矣踈枷該道并一確招勘報

一起聞毆殺人絞罪一名雷加觀

會審得雷加觀之獄全以鷓突成以苟且結也何
也陳子旺死之地未查明死之證未審確死之因
未搜尋也何謂死之地未查明四月時候是大小
麥蓬蓬而茂之時也于氏見夫不回何以一婦人
耳而卽知屍在趙以貴地內尋而得之豈有人預
報耶豈氏將與人有別竇而爲此耶此死之地可

疑也何謂死之因未搜尋于氏初報小好兒等時
常與夫相隨而於加觀則第曰叫出門耳是子旺
必與小好兒加暱而於加觀特平等也何以死之
因單究加觀死之事單加加觀也究屍之傷至折
骨三十三處此豈賭場尋常之怨恨一人倉卒之
手拳劉自守前後招俱丟不究矣劉立即究而竟
成烏有矣趙地之屍共誰擡去屍衣俱剝從誰究
出恐屍地黃岳村以西黃龍村以北死子旺者不

乏其人未可以莫須有之疑遽罪一加觀也且加
觀而果的手也何以不先劉自守劉立而逃竊恐
逃者未必屬餘人而獲者未必係下手獨重也此
死之因可疑也何爲死之證未根尋大辟何事暮
夜無證輒爾成招地方徐大噐王德行地主趙以
貴招中未見徹裡詢審也小黑旦初招從未有此
名最後突入在傍日久事延地方期以完事有司
急於成招析楊在前接摺在後被告屈招申證妄

報此問獄者之大齊也此死之證可疑也夫加觀一案挾此三可疑卽非活獄應是疑獄該道試一細心詢之滿牘刺謬抱仁心者終不過意將此囚定有七八分生趣矣勘確詳報

扶溝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謀殺期親尊長已殺者凌遲處死一

名王登雲

會審得王登雲之獄殊有疑情殺伯之事豈人世之所常見使人殺伯賴人之事豈人口之所易言王登雲素非不得意於伯者也伯老而孤其財其產雲坐有之伯之死期雲坐待之何所妨於雲而必欲除之乎且雲亦天性友愛人也守思求雲弟而不肯又豈肯於伯乎守思與雲卽兇狠無倫頑冥不馴其斷送大倫儘有直截痛快之策一榜打死便足了事便是快心何爲而作此灣繁曲折之事王蒙之死必竟無證雲之所告者大倫而縣之

所疑者雲守思縣問之時方苦得情之難而妄意
前日之告縣於是時盖有喜心也喜則沾沾自竒
其斷喜則激昂必苛其刑雲守思自畏桁楊而妄
招縣自堅守前詞而不肯翻案而其實無手無證
其曰同謀曰借拐曰畏拘束曰圖賴曰打死我大
爺了皆雲守思桁楊下之口豈有賊有證之口也
皆縣得情而喜自文致之招豈有賊有證之招也
王蒙死在場內原由看麥盜麥之人皆死蒙之人

也蒙死疑由賊近疑由大倫輩遠疑由守思輩益
遠疑由登雲則人世所必無之事今天倫輩近者
竟不問矣守思輩遠而近者又以事斃矣登雲之
獄是亦不可以議出乎該道湏拘當時喊叫地方
王西民王守花陳顯忠李竹等一一詢之當自有
一段真情洪知縣初招自謂得情反至失情錮人
大獄大可嘆也踈枷該道勘報錄人廷子張不
會審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鄭得成請以時

會審得鄭得成之禮盒誠不可撞然正語以相責
足矣奈何縱奴構禍復自縱以殺人致子進不得
善終于牖下則得成之所爲過也成不足絞乎但
面驗本犯老矣與例合否該道再確審報
胡某亦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胡某珠知何狀
會審得妻舅誠所當護然族侄亦非路人也欲作
解事之人須發平心之語而胡珠獨不然統覓操
棍必欲執加仕之命而致之死非絞何以明法乎
顧其年已七十五矣顛毛種種援老有例珠或者
可徼一面乎該道再一審確招報
于武一起卑幼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已殺者斬罪
會審得李鳳岐市之狙獍稔惡人也然以天兵比
之尤覺爲次何也李寅之死實其本謀而特假手
于鳳岐使之做也當天兵移居本集之日竟丟李
寅于並崗若敝屣者矣憐老送來乃族人李天緒

代爲之凡大小便皆不下牀天兵固有見之若浼者迨得曹自高韓繼章之事盈車在門覬覦遂生天親遂割矣想天兵與曹韓兩人廝打之際鳳岐在傍叔與侄肘足相加隱腸各撥趕者趕而毆者毆而殺父之事遂成矣倘非天兵與謀父尸方僵于街何以半眸不瞬止急急于軍中之物也天兵之謀在騙曹韓之貨鳳岐之計在報賈黃之讎故原情定獄天兵宜服上刑鳳岐次之李鳳志劉守金又次之今該縣報天兵死矣元惡不得正刑鳳岐或可議寬乎踈枷該道審確招報前員欠公報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袁伯高

會審得袁伯高之獄要識樂蓄鳳等中途而持棍持強者所作何事伯高聞喊而來救護者所毆何因試觀蓄鳳統亮五人各奪錢布一棍竟傷陳自登于地非所謂賊也耶當時自登呼喊伯高身爲地方以奉法之心爲好義之事豈有賊在前而弗

毆毆係賊而不甚也乎故正伯高之罪第有盜賊
 已就拘執而擅殺者律而竟以凡人鬪毆論此保
 甲之所以難行而地方之所以多失事也該道須
 更一酌之詳報事出高調如而來其對者以理
 會審新鄭縣矜疑囚犯詞語皆以爲中致而持
 一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劉朝臣
 會審得朝臣以舖兵而兼作屠兒猪值負欠介時
 吉之搶網帽非無名也而奈何遂以屠宰之手作

殺人之事乎懲朝臣之橫而伸時吉之冤惟有一
 絞乃恤寺固欲以老而議矜然范太七十二不得
 而臣七十一反得何也須於會審時列兩人於前
 而較其孰老孰不老也而驗朝臣果老按察司再
 一查例確報矣經上而益更對詞而凡此數因
 事平日起果幼毆本宗小功尊屬死者斬罪一名
 事平日起果幼毆本宗小功尊屬死者斬罪一名
 會審得詳據翟所遇之爲人大槩平日不得意于

父不見推于里巷一粗鹵徑行人耳然於殺翟應孝之事則杳冥難據何也翟應孝固所遇小功叔也平日無大讎恨何遽而下碎腦割喉之手且既已碎腦割喉矣頸上加縊更復何爲且所遇固所審爲一人毆一人者也應孝非孱老之軀奚爲而袖手聽其荼毒已則遍身受傷人則一廢不載若此也夫應孝不稱騎驢往集者乎人在驢上其耳如高器惟木枋其擊宜矮何以曰耳門打訖一下

隨手墮地也且應孝遇克何以不鞭驢而疾趨也今之所執以證所遇者不過以其賣驢之銀起獲之鐵索耳夫壹兩之銀何人不有尉氏縣西買驢之人與經紀之家止曰不知名人未見拘審一鐵索耳隨行俱可丟去直苾苾而送藏于岳父院內堆積豆角皮內舍易而爲難舍近而從遠此其事理殊不可解父之所愛者子也而中州之獄情常有偏愛幼子而其棄其不得意之子畏人命之累

而寧操其在事中之子者殺之所當究者讐也而
申州通家滿目盜賊盈前應孝讎恨之家不必單
疑夫小功之侄應孝有驢可劫有衣鞋可剝隨所
逢而無非劫殺之人今欲徹裡求乎得情須是拘
應孝之岳父而詢之是夜宿於其家者以何時到
以何時起以何人同行又拘所遇之岳父而詢之
鐵索藏於豆角皮內者何處得來何人送至又尉
氏之經紀所賣之驢是何形色所得之價是何數

昌夫尉氏不在茨上兩岳父乃是的證必情寥寥
金不一核止以莫須有之疑而遂文致人以大辟
明察之吏所不敢出也今姑踈枷聽該道覈之以
報

許州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張可法

會審得張可法以替身斗級而乃敢凌虐罪人致
令蕭存仁負傷而死一絞以抵夫誰肯爲克人貸

哉顧原招會載存仁兄弟病瘧于倉前後驗傷俱屬青色存仁無乃以病死歟存仁之病以存振之病爲質存仁之病死以存振之病死爲質今所可疑者在可法半磚之毒毆而馬圭王進文又執稱未見在頂心顛門之諸傷而存仁與存振兄弟從前又曾與相角倘使存仁而病劇果真則半級講守禁門固其本職使有人焉持酒挈肉旅出旅入何得不問問而抗馬何得不撻卽其撻之之日乃其病之之時越日而死適與撻會則可法絞抵之分數皆得減者也按察司再一確審招報

一起強盜得財斬罪一名王文利

會審得王文利之以強劫議斬以傷人得財而主又認也乃恤寺復爲之駁謂初首無名驟錢未與豈以諸克俱斃而一囚爲碩果恕其不食乎則有其初斷之竊案在相舉而益質之或可開一面未可知也該道確之以報

王書成全集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名石守志
會審得石守志一方巨慙身自犯刑而賴王自明
之完穀自明亦既已付銀二十兩祈釋憾矣水絲
之却其苛已甚自無怪乎自明之持還也而守志
父子卽以是爲傷心之恨而日夜思以報復之矣
乃矚睨得便借刀殺人立時使自明肋穿腸出明
知刀之必至於殺人而特借之以舉事非故殺而
何故殺宜斬而僅擬絞未得所以爲法也似應改

議之該道勘報

一起受財故縱絞罪一名王九宦

會審得王九宦押解犯人而聽其逸則王九宦卽
犯人也絞尚何說哉但該州謂三省之死確山已
偵其狀湏一確之倘真王三省已獲則代王三省
者宜豁矣踈枷該道查報
一起謀殺人造意斬罪一名何敬同起從
而加功絞罪踈枷候題一名何學策

王書麻全集
會審得何敬行惡而狡身爲殺人之事而更作播弄之圖倘非水落石出則何出仕幾於李代桃僵矣但博友原屬歡場殺人非有謀意止以鬪毆擬絞爲當何敬抵而學策配斯平允乎該道再確之以報出越前而結其案王武宜
會審臨穎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強盜得財斬罪一名韓子方

會審得韓子方之被執也乃在乎諸賊不獲于四年之後而得之韓子方亦名子方亦名七流寓之人其由來不可考發之者僅由張文升妻李氏一人李氏閨中婦又非子方同鄉熟識何所辯而知其爲子方爲七也起子方之賊僅青絲帕五綵巾耳招又載子方原係賣巾帕之人夫以自賣之巾帕卽爲自證之贓物啞子喫黃蓮苦將誰訴且巾帕數年之後不尚藏之李庫家乎以自己之貨物售主人之飯錢自是常事何與於盜招中所載子

方緊要之證惟李庫李氏何小洲三人耳乃李庫
現在而不足以爲證李氏死小洲逝而又無所以
爲證夫以二十餘名之盜駭真者俱成烏有贖者
反居桁楊安知當時捕快不謬以子方塞責有司
不聊以子方完局乎獄之可疑分外礙眼殆未可
草草艾此落魄孤囚也特爲踈柳該道核之以報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名李思恭
會審得耿自強之傷原無參差檢至七次乃所以
參差也常觀人命驗一番便檢一番以傷而駁則
須駁檢不以傷檢也何爲本以恤人命之寃而先
以致死屍之殘其檢者之忍不比之毆者更忍哉
今李思恭之獄不必論傷卽其父子之口認慷慨
已足昭的恭自無辭于一絞也但謂其子其弟纍
纍俱死于解則准抵近是然何以冊中未見開該
道試一查之確報

襄城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夫毆妻至死絞罪一名劉尚文

會審得劉尚文之殺妻詳閱前後招情全未豁然無論常氏性悍情淫源源而往母家繼母之窩誘可疑俗僧之招搖有涉凡爲鬚眉丈夫皆當激忿割絕毆有罪妻法宜別論卽如河濱屍暴暮夜無證安所明爲尚文下手者夫尚文而恨殺氏也夤夜背負委而擲之河中藏形匿跡豈不簡便奈何而至割支裂體自爲此驚人耳目之事乎據招所

載初夜尚文父子共擡河濱割其左臂擲之於河已而佯作尋屍之狀黎明把火照見將屍停放使劉尚增王從正高貴楊孟銀看守夫此使看守之人不知其何人然旣已看守矣將共見共聞矣何以又載尚文復來乘空用刀將氏右肩脰膊割去仍擲于河夫兩割肩膊何解於殺重來鄭重寧無人知此殆獄情之粧點大不情也招又曰後院有李氏得知然李氏竟未拘官一質招又曰渡夫河

東曾見一男子引一婦人恍惚來河夫四十日之
歸寧平日常往來之舉動氏之勾引夫豈乏人或
不得意於丈夫携首飾而遭賊或夙有約于桑下
併殺婦以滅姦皆夤夜之所有何得不信且吳氏
情未嘗不護其女者也何以告息何以自招日本
婦暗自走出不知名人打死何以曰女死不枉故
此一獄也氏死不明暮夜無知第爲疑獄卽出夫
手有罪而殺亦爲矜獄酌量于二者之間再喚後
院之李氏與看守之四人劉尚增等一質之必有
盡得其情于事久之日所謂水落石出者也按察
司確勘招報
一起謀殺人因而得財同強盜論斬罪一名
會審得曰可之獄始初波及店主耿光而最後乃
得之面貌銀錢一起出緝者不啻鬼卒而問者
不啻神君曰可之斬尚何可辯雖然猶有疑也店

屋不必廣厦殺人是何舉動而何寂不聞聲當周
照磨檢傷之日必竟屍爲本質獄是初情親觀詳
睇何以不駭載刀扎之慘而淡描服毒之形遍體
驗之而曰俱青銀釵探之而曰果毒夫曰可第有
刀扎之情也又有毒殺之情乎尚未盡究也褚繼
宗之首刀曰典史帶去矣典史何處人尚未盡起
也他如銀錢之起各主之認雖曰鑿鑿然耿光始
初之錢各主之認又豈不鑿鑿乎哉迨纔一駁問

而悉成說鈴大凡折獄者以彼爲失刑之哀必以
此爲得情之喜纔說一喜字中間不知斷送人幾
多但此獄情景不遙上官俱在顛翻豈易姑存此
論以俟他日之刺心欲動者耳該道確勘以報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屈文海

會審得屈文海之獄似真似幻其爲人如醉如醒
招稱文海以磚拳脚毆踣宗湯卧地矣而文海亦
被宗湯丟磚共卧彼地久之而董世道醉不能行

偶過其地亦卧是三人卧成川字湯以死道以醉
海以傷又以醉也其神已全死生驚想渾不入乎
其胸其境若忘禮法形骸直謂君當我恕自非地
方馮九功喚起究竟不知作何情景顛耶狂耶夢
耶醉耶夫三人共地而同卧共形而同情宗湯之
死於海嚴則不得獨於道寬謂道醉則不得獨謂
海醒且海與湯入店歡然洽飲行克似非其情海
與氏不過宿娼往來謀夫祇覺無謂故予謂宗湯
醉死也非毆死也不然亦過失殺也非謀殺也再
一核之必得其情踈柳該道覆確招報

鄆城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名楊妮

兒

會審得楊以山色拔頑童業久呈身于克儉三蒯
之呼何足取怒得無有跳槽之恨前魚之泣耶小
妮兒以克儉局外之人爲以山殼中之用碾盤睡

夜三人一處以山且與妮兒暗商將克儉打死我
與他償命此主使係山固不必論乃予則謂下手
致命併亦係山蓋小妮兒呆人也毆後執棍而自
投保正高聲而朗題姓名皆由以山提挈舞弄以
自別使人知毆人而殺之非我也然竟何可別也
問誰與克儉昔日爲膠漆問誰與克儉今日爲參
商固應冤家有頭怨讐有對而乃使已爲觀螭蚌
之漁人人爲喫黃蓮之啞子不亦獄情顛倒之甚
哉故本院謂克儉之死以山以一身兼原謀而下
手者也若妮兒餘人耳該道試一核獄情當有豁
然者矣招報

長葛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強盜得財斬罪一名郭尚德

會審得郭尚德盜案同時犯事者纍纍而今止存
一尚德三木下巨魁耶顧果也再觀當時吳知縣
之送賊與張恤部之駁語亦不能不令人刺目焉

綠縑裙失單不載一也青綿襖係自己所穿二也
失事在五月而當單于四月三也李朋首狀原不
列名四也一人也而倏稱爲郭疤子倏稱爲郭尚
德爲魯爲魚呼鳧呼鳧誰從辦之五也至於吳知
縣起賊之語有曰不管原賊不管描賠只解上去
究事此等情景折獄之吏十二分偏真萬一而此
語誠然則此囚不大冤乎六也夫尚德有此六疑
而二恤刑與本院已成三駁獄莫三人而迷情有
一線可活該道湏爲之一覈而招報焉母成案視
可也

一起強盜得財斬罪二名白 成王文明

會審得白成文明俱係劫生員楊春呵家賊自成
賊起案定惟文明起賊不獲以一女布衫爲魯殿
靈光而又原式已改失主趙起不受夫一衣已難
以證賊而况又併一衣而疑之乎疑則宜從輕矣
斬成出明仁義並施不亦可乎該道確之以報

鄭州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故殺斬罪一名李宦
會審得李宦抵案竟無一人證見以爲暮夜無人
而毆時正日之西也以爲偏僻易瞞而屍地固州
之近也求其平日讎恨而不可得則追論夫傭作
勤惰之相形夫勤惰相形此士君子精微之羞惡
恐不能卽得之於傭奴也求其當時賊證而不可
得則聊取其本身現穿之衣褻夫衣褻現穿亦至
貧人必有之寒具恐不可偏信之原告也且該道
不曾有駁乎仗載榆棍而傷多圍圓檢經縣州而
格多同異獄情倘一有罅不能不使人刺眼耳然
則小二房何以死也據地方初報原載凍死又招
曰往新鄭縣賣竹竿荒竹料無售不敷用度改赴
省城與人傭工則其母所縫之襖衣安知不悉鬻
而供口腹三冬難度四體無遮寒風冷雪落魄呆
兒有不擠之溝壑乎此或其死之因也不然爲寒

劫衣爲衣傷人長途之上亦或有他盜焉不必屬
之平日歡然相得之友無證無見之人也此理極
明事又未久該道再一確之貧兒亦上天生命也
確招以報
泗水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強盜得財斬罪一名石進敬
會審得失主沈希增原告賊三十餘人從前捉獲
者越獄反監其罪復浮于盜無論乃石進敬其最

後獲者也死者死者逝者逝僅留此一囚于棘園以
黥綴桁楊之色尙何爲之一致出竄顧亦有不能
無疑者如招所載名下贓物與招內不合招止開
首帕二方錢二千文而起日則多白紬作衣藍絲
紬裙併前黑首帕二方他賊之賊起之惟恐其不足
而此何以獨有餘且首帕前招未開何色後乃稱
烏曰烏曰白使誰定之進敬之獲在王大壯庄上
原訴曰流來石進敬在庄潛住拾麥不料爲盜拾

王書成全集
拾麥踪跡無甚可異流來根蒂竟未究明不料者
莫須有之詞也嗣後捕快挈獲本縣究賊則耿三
益等又有訴矣曰思被讐攀在當舖替贖前賊乞
將益等免解超宥夫人曰讐攀則豈非捕快強之
使報賊乎賊曰替贖則豈非三益等姑買偽贖祈
子事而塞責乎地方捕快縣官三者同一情弊前
案不完比較甚急則姑取一不知名流來人姑買
一依稀聊似之賊以蒙上竊恐石進敬其一也汜
水縣之當舖當票從前未見拘質該道再一審之
思過半矣招報

陳州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名李言

進

會審得鄭世祿之死事在暮夜證見杳然卽以其
親子國旺爲證而國旺之告詞且曰賊二十餘人
也不及進與科也况招冊前敘國旺與鄭倉在坡

挑麥猜疑賊多不敢向前俱跑躲回家則亦止疑是賊止疑是賊則前所云聞喊叫李言進張科打殺我了之說恐亦添足何也既聞是二人名矣何以又疑賊多既聞是二人名矣國旺以二人敵二人何爲跑躲大抵世祿之處賊殺是眞其子爲父求賊而不得而乃妄意言進之讎姑舉以訊之訊之久箠楚之下進何能辯而要之以莫須有之疑錮人大辟心竊有所刺刺然而不安而况進與科同謀下手之人復報在倉監斃矣事申之人科足相抵進不得生乎哉固應踈枷發審也該道覆確招報

一起卑幼毆外姻小功尊屬死者斬罪一名

劉三省

會審得劉三省一案何羣議之焚挈據舊州之辯則鑿鑿全見其可出據今州之辯則鑿鑿又全見其可入然要之金壘病夫也倘壘非病何以容其

保出乎招謂壘病出獄之後張必愛逼其小女爲
妾氣激而行磕行磕而前病已加劇壘之死病死
也病死而義子金夏志背之以適於野尚爾近情
其謂夏志爲三省擡送於主人踈而於三省親則
不情之甚矣三省一家摧殘苟可議豁計舅氏九
泉亦當首肯也還發該道相與一確審之踈枷勘
報亦無不尋主乎其固執報時恐審出疑獄恐
一一起強盜得財斬罪一名王憲之八探

會審得王憲之爲盜歷閱招載殊覺恍惚之甚蓋
賊之名由夥口報而初劫高繼武之家憲名未有
也後劫王應亮之家憲名亦未有也盜之省曰張
韓也之招太康潘知縣有曰大夥之中又各分小
夥某也係王林糾合某也係李前溪糾合而憲之
名併不與焉憲之被獲謂是在西華東橋上由盜
首張韓所約取齊者夫獲由盜首之夥憲尚何說
之辭然招又曰韓尚未行則獲併不由韓夥也况

盜之所證者賊而賊止布袋一件卽一件亦未見
失主識認分明蓋布袋之爲賊何處不有安所办
其爲本主之物且太莖於一袋有何要緊而精於
認之上人精於質之且王憲不會招由張魁賭得
之物乎張魁已死無由办質則此賊一日不明是
此賊一日未定也一袋本不可招人爲盜况併一
袋又在莫須有之域乎况名又未經原駁之所報
乎此一盜也不在矜之列亦當置疑之之列衆

人俱死而一人獨存天非無意直應踈枷繫一審
耳

西華矜疑犯詞

一起強盜得財斬罪一名蘇剛

會審得蘇剛之爲盜在強與竊之間而竊一邊更
勝何也當其獲之日則由竊非由強也其謂劫朱
紹業家係強者追論也然亦未見強之甚的駁止
五人其燭未盛賊僅驢馬其物未盈強與竊之判

卽生與死之分還須查盤道一勘不可遂枉匹夫
也
一起竊盜臨時拒捕殺人斬罪一名李尙洪
會審得李尙洪一案暮夜之事杳無一證人以陳
氏之證爲信而我愈以陳氏之證爲疑何也夫婦
恩愛之至以恩愛之口而作仇讐之質此情之至
變也夫君子道其常而已矣捉村婦而入之公門
胥隸在左桁楊在右雖強壯丈夫不能堅持其義

况柔弱女子乎令婦人而面證其夫而曰汝盜也
汝殺人吾不忍聞之矣况好洪之所利夫馬氏者
財物也菜刀手帕布裙些湏之物何利之有且菜
刀等物又何家不有安所定為氏之物乎卽為氏
物而鄰族借用亦時有之當時固湏檢閱氏之家
物何衣何裳何銀何錢何現在何失去假使氏厨
中之菜刀仍在氏廂中之布裙手帕仍存則此為
贖物又或失去更有甚於此者則更疑他盜區區

一孤孑之老媪稍有篋笥四村之人無不是盜焉
故馬氏之死於仕好為無形其妻得而證之可疑
也於尚洪為無影其妻不得而証之愈可疑也疑
則安可不審該道虛心求之無謂久定之案便如
山也

一起夫毆妻至死絞罪一名李生花

會審得楊氏以二八嬌齡纔入門而遂不得意於
其夫何能悒悒獨居初招載氏每過張得知家學
說得知卽非曠夫而楊氏業為怨女乾柴就火寧
無情竇此生花鄧氏母子之所以致疑而毆氏又
告得知之姦拐也且以禮之嫌疑論之瓜田李下
君子所避縱云氏與得知無姦然婦人而常過丈
夫之室為夫為姑者有不當疑乎哉旣疑之有不
當責乎哉以此而責其責不甚又有何者可甚乎
哉以此言之則楊氏之頻過得知之家不必論姦
其法皆當得毆皆當得毆之甚使其為姑毆馬生

花之罪應得減也即使其爲生花毆焉生花之罪亦應得減也楊氏之死以得知而致生花之獄又以得知而定生花告得知姦拐則不信得知證生花人命則信之一偏之目一成之心君子不謂能折獄焉故當斯獄者直當根究楊氏常過得知家有嫌疑否爲姑爲夫皆當詰責否有姑共下手夫得減罪否所告姦拐對頭之人可證大辟否人以生花毆楊氏之狠卽一頭有十一處之傷爲可恨而予以毆楊氏之狠爲可疑爲其毆姦也若天下有人疑其妻子之姦而不毆毆之而不甚者則必無丈夫氣矣願該道虛心究之蓋本院之陳義甚正又甚大也已經踈枷覆確招報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名李浮會審得李浮一案大有可疑何也楊化蛟之死其同行也最緊要在孫大同其縊於廟也最緊要在李靜軒二人近而故遠之浮父子遠而故近之不

王書庵全集卷之八
知何故夫大同方與人同行而竟聽人之打死而不援與援之不得而不投地方不報其兄天下萬無是事夫浮父子方欲死其人而不畏同行之人本日之撓與他日之證天下萬萬無是事夫靜軒方見其人假縊其人於我之廟而我不畏累乃聽其逸天下萬萬無是事夫靜軒方親見其人之非縊而到底硬執爲縊止爲一藍道袍之利天下萬萬無是事且究獄初情莫如西華之馮知縣究

獄實情亦莫如親至閤頭集拘問左右鄰人之馮知縣無不曰縊及親相屍無不曰委有縊痕而今皆一併抹殺何也夫人至發狂矣何傷不可受人中腎囊不必盡出人毆也夫人至抹項矣何生之有戀入井投縲固其所不擇爲也謂蛟之縊爲浮所致則可謂蛟之死的爲浮之所毆則不可孫大同韓珍之證皆非初語且大同韓珍俱在場不得辭其責之人可以入此亦可以入彼彼何不樂隨

乎問者之口轉彼何不樂乎抵者之有人而肯爲
平心之語乎哉該道應再一勘審以馮令之斷爲
正可也又查本犯年亦可以老議矣姑踈枷覆確
招報

商水縣矜疑囚犯詞語

一起同謀共毆致死下手絞罪一各徐孟

南

會審得挑戲程倉之女孟南固所稱無賴狂男者
也乃弟受罵而兄主毆一東一南大展勢焰但卽
其解審歸家之日仍私與妻宿而賄以脫逃雖在
三木囊頭之日尚不忌淫縱跋扈之思不絞孟南
將誰絞者顧獄定多年而辯生一旦謂戲女斃父
俱係東爲東徒五月累死徒間前縣爭之甚力卽
原告證見代訴甚詳夫獄至原告證見而俱爲代
訴則質兩造者卽爲持衡不覺百念冰冷列疑焉
可也已經踈枷按察司覆勘招報

王書房全集卷之十一
一起故殺斬罪一名王良

會審得人各有室王良猝入人之宮睡人之牀有
狐綏綏乃若此乎大安之妻自揣不勝呼叔永第
而與之言執恭謝過其事當遂寢矣乃惡其言爲
叔王銀所知嚇之以鎗嚇之不退弄假成真至於
一扎二扎三扎而第之屍已僵矣但據其畏叔止
嚷招載嚇第退回嚇之而已則原無殺之之心而
驟成殺之之事改故爲毆亦足了此囚之辜乎該

道再酌之招報

一起故殺斬罪一名陳大花

會審得陳大花之獄全有可疑夫大花方與胡氏
爲同心之結乘間偷便何地不可爲歡且不畏楊
氏之一老寡婦何畏於小妮兒而必欲死之乎謂
妮死爲花之勒諸要害之他傷長潤又何來且妮
在楊氏之房而勒由大花之手聲息動靜楊氏不
知殊不可解今所執以爲的證而成花之獄者全

屬一鞋然鞋不獲於本日乃遲數日而拾之草間
者也夫賊至遲之數日卽有甚於鞋者未可盡據
况止一鞋乎且鞋原不在勒妮之房間而在草間
也夫花與楊氏爲鄰又親屬招固載其常往來不
絕者一履之遺何足爲異卽其兄其嫂證其爲花
之鞋然亦證其爲花之鞋非證其爲花之勒也謂
鞋自鞋而勒自勒總不相涉也若方遺此鞋又寄
彼鞋在花方棄若敝屣而讞者且執爲竒情益屬

無味總之大花與胡氏之姦自真也無與於小妮
兒之勒也鞋自是大花之鞋認自可由兄嫂之認
亦無與於小妮兒之勒也然則小妮兒何以死乎
揣情度勢小婢子使喚不應憂楚自是常事諸傷
楊氏所爲而繩勒乃小妮兒自作情景眼前不勞
而得而乃欲別抉一得情之喜以陷人黑獄之間
亦何其不仁之甚也或曰勒死乃大花自認則許
尚全先亦不自認乎哉今何以獨置之縲紲之外

也故予謂大花竟可釋也踈枷願該道同心細察之招報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王養性

會審得劉天堯閉門家坐禍自天來何也三畏之藏耽與養性之搜尋皆其夢想之所不到者也迨其正言相責養性竟來而天曉老邁之軀始不足以當性之專拳矣但招載天曉年老力弱撲空着跌倒地上口磕落四齒則卽此一跌一磕已足以

斃堯矣堯之斃旣由此則性之絞尚有可議者該道併一質之招報

一起鬪毆殺人絞罪一名徐可攀

會審得徐可攀一案合道府廳諸縣駁勘豈但心到日到口到舊儀封且足到矣大要可攀之父憲道之役易於立威初卜新居又正欲立威者其視時有一不俗不僧之人寧不如孤雛哉講和尚欲打他多棍相角何難致彼一死乎故耳叢一棍擬

攀絞抵孫崇俊之證始終不變國卿之斃不出他家固已針肉見血落水出石無剩議矣顧究傷一耳之外尚有二十餘處究下手一攀之外無論他卽徐氏工匠尚有二十餘人未定下手誰重則未定議抵誰應蓋徐氏新至立威環徐之人卽畏徐愛徐有求於徐無非忌徐者不獨傳與何也卽爲徐看守國卿小北屋之秦世能亦未必忠徐者不獨傳與何也以八十歲風燭之人苟有他心何時分南北岐路各分且一人敵一人勝負宜相當而刀傷遍處圍圓兼之若積怨深讎不止一手者然而何希古身面了不着一癢也憑之以其父兄之執乎古素博徒原不見愛於父兄執而候質期見白非期見坐也天下固有法之所有爲情之所無者以子證父以父兄證子弟此情之所無也故折欺獄者當究其情天下又固有情之所有爲法之所無者報刀得鎗執鎗用棍原仗未獲固謀獨釋

此法之所無也故斷斯獄者宜合其法情法不殫
依前人之樣而盡葫蘆味自己之心而難平反則
不如不審之為愈也願該道悉心究之再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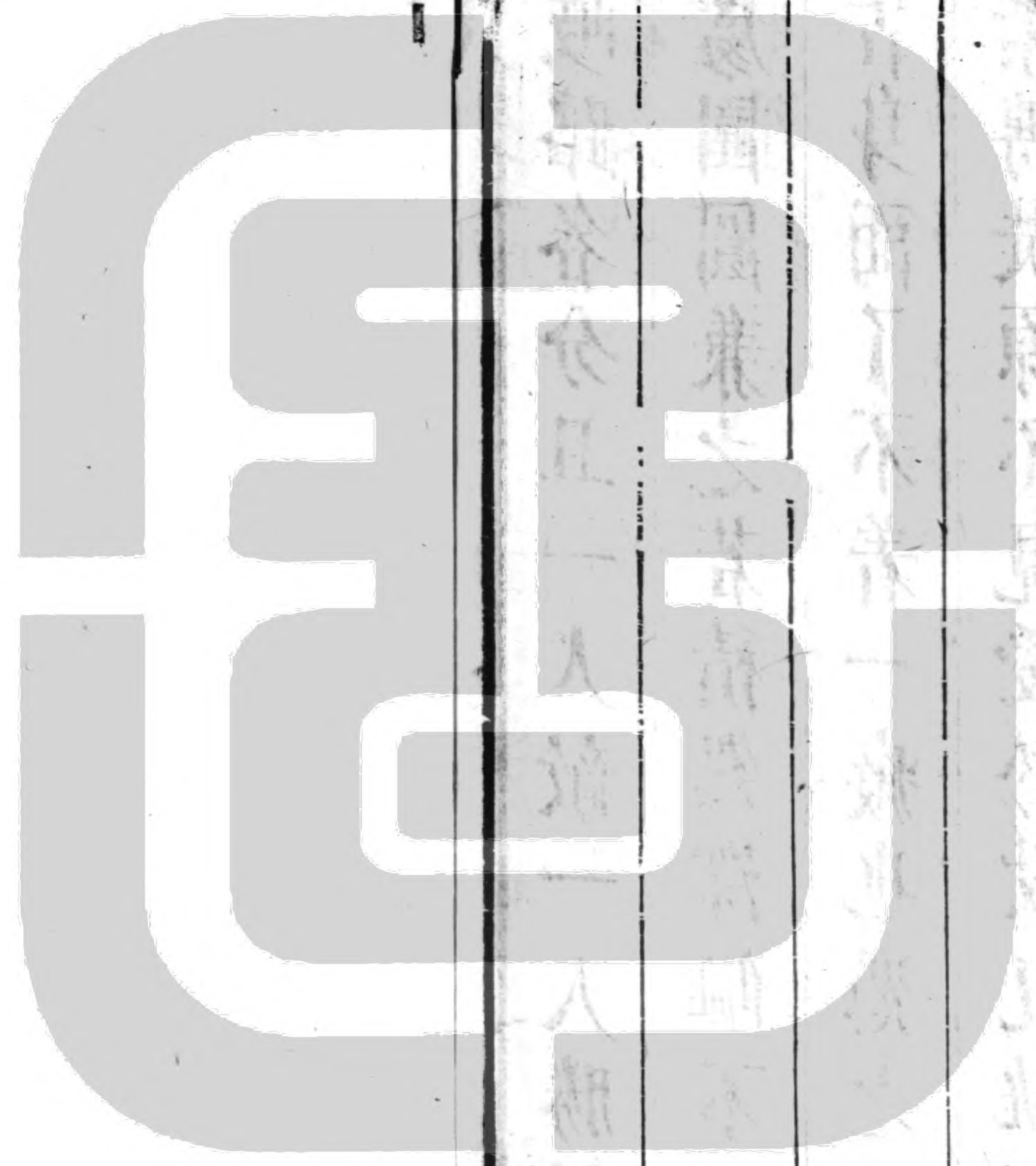
日... 具...

六古...

而... 斷...

以... 斷...

長... 南...



聖